

幕新聞做爲職業的記者來講，是最好的報導材料了，則以推測性的寫，我爲了想做牙科醫院成立後的院長，所以煽動柯局長等似真的報導刊登，他們是不會相信世間會有爲了社會的福利默默地工作，而不計報酬的人還存在。我那時將快到公職退休年限六十五的年齡，牙科醫院的設立純粹是我將結束牙醫生涯前，最後的一種對社會的報恩和對牙醫界的送禮，而做爲出發點，惟遺憾的是沒有管道傳達這心意，再說在年齡上雖然已不可能，但以我的資格、經歷和其他種種條件，爲什麼我不可以當院長呢？單以他們有這疑點就已經夠傷到我的自尊心了，回顧那時，台灣所有的牙醫師有誰比我更有資格，以沈痛的心情，聽他們中傷的理由，感覺實在不是滋味的。

在設計書快完成前就有對市立牙科醫院的設立持反對的刊物，以及向衛生局的抗議書，逕自友人處或從台大去台北醫學院兼任的一般醫師等人，由他們的口一個傳一個的被人談論，遂擴大到有些人採取行動，有直接告訴市政府高官的，尤其厲害的向市議員申訴，企圖藉以阻止議會通過此案。總而言之，以上種種反對的理由，不外爲本身眼前的利益爲中心設想，而無法坦率接納他人之善意，對一般人的反對還可認命，惟對於出自牙科醫師內的則怎樣都想不通的。之後，我曾經試圖反攻，無奈面對議會代表複雜性的結構，無法得知發生何事，也無法介入內部事情，而不得不予以放棄，所夢想的牙科醫療的進步和牙科界的發達，遂與新設市立牙科醫院俱化成爲幻影了。

此計劃對我而言，本爲使牙科界大躍進的，以設立市立牙科醫院的夢是最接近的機會，如今已經遠走，或許將來也有同